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四十四

五月庚辰朔

上駐躂諾木渾河

命大兵牧馬于水草善地

上諭内大臣曰視諸軍馬匹惟恐遺失附營放牧是以食不如意宜遠擇水草佳處放牧雖瘠可無碍也著諭衆知之又今日我軍所屯與蒙古雜處當諭

我軍以至僕從毋得盜竊蒙古之馬如盜馬被獲即依蒙古盜我軍之馬例處斬著交各該管人員

傳諭

辛巳

上駐蹕阿祿十八里臺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選兵進覓丹濟拉發回餘兵費揚古奏言准行兵部咨稱奉

諭著費揚古精選所部兵往覓丹濟拉所在招之俱

來餘兵遣回黑龍江兵阿南達兵亦令遣回于成
龍所運之米會商料理臣等遵
旨會同選擇前鋒四百名護軍鎗手五百名每旗砲
各一門八旗驍騎砲手八十名察哈爾兵二百
名寧夏綠旗兵二百五十名共精兵一千四百
餘即於發回兵中駝馬內酌量通融臣等率之
往覓丹濟拉所在巴雅思都爾地方收集丹濟
拉所來所餘前鋒一百名護軍鎗手一百名砲

八門八旗驍騎砲手八十名扣數派出將領管轄每翼派出大臣一員令正值邊塞內外務農之時恐兵丁妄行踐踏交與嚴禁察哈爾兵一百六十五名出寧夏之黑龍江官兵四百名坐哨之博爾德城守禦關保等兵一百名寧夏鎮標兵二百五十名俱于四月二十六日發回起程矣今臣等遵

旨選兵往收丹濟拉餘遺回則都御史于成龍所運

之米不必全至郭多里巴兒哈孫請將三分之一運至郭多里巴兒哈孫以備回師降夷之用其餘二分即留現在運到之地至遣回一千一百餘官兵僕從給以兩月口糧可到歸化城邊上地方應裁伊等一月之米交于成龍等於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收貯備用所裁黑龍江官兵一月之米俟黑龍江兵到歸化城後支倉糧帶去

上曰善著以此檄知于成龍等尋于成龍等准大將軍
伯費揚古咨率令官兵將一分內一千石餘米
運至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所剩兩分米留于
船站兩狼山侍郎李鈵左通政喀拜領運來兩
隊之米亦已停其前運矣謹此奏
聞
上報聞費揚古等又奏曰四月十六日大兵到郭多里
巴兒哈孫後臣等公議遣散秩大臣丹巴哈什

哈畧絲領顏葉里於丹濟拉諾顏格隆拉思倫謂之曰爾等所遣使人齊奇爾寨桑來言噶爾丹至阿厘阿木塔泰地方于三月十三日已死丹濟拉等携噶爾丹骸骨及其女共三百戶人前來歸降

聖上住于巴雅恩都爾丹濟拉等欲即來而下人三分之中有兩分無坐騎俱係步行且皆無糧食是以住于巴雅恩都爾候

旨但聽

諭旨如何以便遵行其言如是聞爾丹濟拉攜噶爾

丹骸骨及其女幷屬下人誠心來歸

聖化我輩甚喜今吾與汝皆同朝人已為寮友特遣

散秩大臣丹巴哈什哈等通問可明告此項差

員凡步行人需坐騎幾何共需口糧幾何當計

數送馬匹牛羊米糧等物往迎仍有一言相告

爾丹濟拉何不輕身先攜噶爾丹骸骨幷其女

來其屬下人隨後徐來則愈合

聖上軫念之心矣吾輩以僚友之道抒情相告以是作

蒙古書用印鈐封令丹巴哈什哈賫往訖

上曰大將軍費揚古軍前有帶罪發往從軍効力之人

今進兵之路各處多有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

人及流散之厄魯特至使人于丹濟拉應遣從軍

効力者乃差散秩大臣丹巴前去殊為草率著爾

度來奏僉謂大將軍使人於丹濟拉應差發往軍

前効力之罪人而差散秩大臣丹巴前去殊為草率請嚴飭大將軍費揚古仍令大將軍費揚古等率領精兵直至巴雅恩都爾收丹濟拉等而來至發回黑龍江等處兵及撥糧諸事俱准該將軍等所奏行

上從之

停止二次運米赴保德州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前以湖灘河朔之米五千石裝

船一百一隻令運致保德州令侍郎安布祿來奏

言已經量船所容裝米三千三百六十石開行矣

俟至老牛灣帶回船隻將所餘一千六百四十石

于第二次起行云但將米作兩次運為日既久而

船戶亦辛苦且現運三千三百六十石亦無不足

之處作速檄知第二次不必再運

壬午

命遣四格子趙山招撫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

副都統阿南達提督李林隆奏言臣等率兵于四月十八日至巴爾庫爾見前行哨探者報云丹濟拉已起行不在屯劄之地乃問逃來杜喇爾曰丹濟拉前言欲往何地答曰我未出逃之前丹濟拉與衆議時一人言我等或暫栖巴爾庫爾不則往投

聖上丹濟拉言汝等但知自為計耳何以不一言及利我之事我等不便久居巴爾庫爾茲我屬下屢

有逃亡如策旺喇卜灘知而阻我則難脱矣況
遣使以誑
聖上遷徙來此今又可往降乎我馬臕尚壯當乘人未
覺之先急從噶思渡瀚海將汗之骸骨及鍾齊
海送至達賴喇嘛所吾心盡矣斷不可緩也曾
有此等語未敢告諸大人是以臣等至彼營地
視之人踪漫滅馬通枯燥行跡向布克達額冷
哈巴爾罕而去臣等竊思

聖上籌畫周詳各處堵禦是以噶爾丹仰藥而死丹濟拉無路可出甚不得已從額冷哈巴爾罕往趣噶思如隨丹濟拉之蹤追之隔日已久難以相及是以臣等急向瀚海南竟趣噶思口以禦之十九日自巴爾庫爾起行矣奏至

上以之發議政諸臣集議曰據阿南達疏言至丹濟拉屯劄之地見人踪漫滅馬通枯燥行踪欲渡瀚海往達賴喇嘛所折向額冷哈巴爾罕而去如

隨丹濟拉之踪追之隔日已久難以相及是以急趨噶思口禦之已于十九日起行矣查前者大將軍費揚古遣散秩大臣丹巴至丹濟拉所通候曰爾既來降

聖上則我皆同朝之臣故我以一言告之爾當携噶爾丹骸骨及噶爾丹之女先輕騎而來其屬下擇可托之人交授緩緩而行則甚合

聖上之意已作蒙古書用印發去矣又齊奇爾寨桑來

奏曰丹濟拉言爾往奏
聖上此處四圍皆我仇人如久住巴雅思都爾倘人知
之未必不來侵犯故我于瀚海四圍處處留踪
如我離巴雅思都爾而他往我必埋書于巴雅
思都爾而去爾往奏
聖上歸來而我不在此則覓我所埋之書既得我書則
知我所在矣曾以此言密語我人無知者又問
降人厄魯特大臣格壘沽英言噶爾丹身存之

日曾集衆寨桑商其所往一無可去而止今丹濟拉以寡弱之衆而繞策旺喇卜灘附近之地游行數月以為欲往達賴喇嘛所我料其必無是事此正合語齊哥爾寨桑處處留踪之言逃人杜喇爾不知故言欲向達賴喇嘛而去亦未可定應將目下大將軍費揚古兩疏俱抄發阿南達李林隆知之奏入得

旨依議遣使于丹濟拉之時當遣戴罪立功人等如

趙山四格子者為是伊等俱素行不端善于鑽營之人故諸大臣狥情不遣而遣散秩大臣丹巴丹巴必遇不良之人亦未可定今將伊等遣一人于丹津俄木布遣一人于阿喇卜灘自備馬匹副以蒙古將領筆帖式曉諭噶爾丹已死招撫其衆伊等若招得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即與俱來如事不成或未至其地半途而回著大將軍即于軍前梟示

授副將麦良璽為肅州總兵官

上諭議政諸臣曰肅州總兵官李世達病故肅州地方甚屬緊要定邊副將麦良璽貌偉材優著授為肅州總兵官速檄令赴任不必從征

命賜厄魯特投誠人自台吉以下閒散人以上遍給馬匹

上諭太僕寺曰厄魯特台吉等各馬八匹散秩大臣等各馬八十一匹一等下等各馬五十匹二等下等

以下閑散人以上各馬三十匹俱自太僕寺支取

給賜

甲申

駐蹕色德勒黑地方

安插厄魯特降人于張家口外内大臣索額圖

奏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差小校奈馬代送厄魯

特鄂里哈之子車陵下龔格額爾克到臣查先

是奉

諭旨曰厄魯特來降問其情由具奏來降之人留于
汝處應遵
旨將車陵留于臣處但車陵者厄魯特部落名族之
子而費揚古又檄送
御營是以將車陵遣赴
御營外其車陵屬下同降七十餘户男婦共二百五
十許口以後或留臣所或解張家口請
旨定奪

命議政諸臣議奏僉議以為厄魯特來降人等俱留
張家口外撫養車陵本身現又解來以後二百
五十許人口俟解到後即令内大臣索額圖解
至張家口交監養厄魯特官員
上可其奏
乙酉
上駐蹕察木喀地方
賜蒙古諸王貝勒馬

上諭侍郎安布禄曰諸王貝勒昨觀馬厰著賜阿霸垓

多羅卓禮克圖郡王達馬林扎卜多羅郡王吳爾

占噶喇卜蘇尼特多羅杜稜郡王達林扎卜蒿齊

忒多羅郡王雅木批兒各馬五十匹阿霸哈納爾

多羅貝勒布昭阿霸垓固山達爾漢貝子車陵多

羅卜阿霸哈納爾固山貝子額林臣達什等各馬

三十匹

丁亥

上駐蹕魁吞布拉克地方

命台吉薩馬第兄弟完聚喀爾喀土謝圖汗屬部台

吉巴陵旗下台吉薩馬第奏曰我國既破無以

自存以臣兄達尼交太僕寺牧人喀蘭泰家寄

養今臣身伏

皇恩已足謀生臣兄年老而妻又亡臣願收養臣兄臣

兄達尼有二子家奴男子三人婦女一口

命達尼與其弟薩馬第完聚

庚寅

上駐蹕宣化府城内厄魯特人吳蘭等來降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言都統碩鼐送到厄魯特吳蘭夫婦吳蘭之弟察罕稟曰我等乃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屬下人去年九月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離噶爾丹採稆為食至伊克敖拉等處度冬今年三月自納默黑圖雅蘇圖向西游牧四月二十一日至洪郭羅阿濟爾罕之夜我等取馬七

疋逃出來歸

聖上我等所携馬七疋于次日翁塔地方遇丹巴哈什哈等皆乘之而去留其瘦馬二疋駱駝一頭而遣之問吳蘭等曰伊拉古克三向西游牧將往何處人有多少答曰彼言與噶爾丹素好今不幸而敗不當遽棄之將往覓噶爾丹其弟孟格壘及衆下人俱言往覓噶爾丹無益何不往投策旺喇卜灘我等來時仍未定其所往也彼有

箭手百人子女共三百許問吳蘭等曰丹濟拉現在何處爾等曾聞噶爾丹之死否答曰噶爾丹丹濟拉進洪郭爾閒之于格壘沽英杜喇爾之人者如此不聞噶爾丹之死驛遞丹巴呈言二十二日暮時于温塔地方路中見三人牽馬四匹入山而去追而執之是二男一婦問曰爾等係何等人言從伊拉古克三逃出之厄魯特問何時逃出伊拉古克三何所往言我等二十

一夜逃出伊拉古克三即從此路向薩克薩特呼里克而去我等之行甚速兩日內即可追及因我等人少故尋他徑遶去為路途遙遠取吳蘭等騎來馬七匹以我等騎來馬二匹駱駝一頭二十日所食米肉給之計厄魯特人等自伊拉古克三處逃來以及到大軍軍前之日宿九夜第十日乃到是以臣等率領大兵照常前進一面選前鋒二百護軍鎗手三百前鋒叅領侍

衛則半之護軍行營協領參領則照兵數撥發
交議政大臣昭武將軍馬思喀同參讚都統齊
什統領碩鼐都統石文瑛往追伊拉古克三務
期勦滅即遣降人吳蘭在馬思喀軍中引路外
其吳蘭之妻達什弟察罕又極幼並無所知是
以即將丹巴所換馬駞給之乘坐交坐塘官員
轉遞送至張家口奏至
上以示議政大臣

收服齊卜齊努特等員外常禄奏言臣偕喀爾喀伊爾登濟農多羅郡王彭蘇克往收齊卜齊努特人等于閏三月初四日至噶兒達台河收服齊卜齊努特之窩齊爾圖等本月十二日至魁禄爾河收服齊卜齊努特之孟克舒稜格俄羅木蘇之俄木布十八日至魁呑布拉克收服齊卜齊努特之齊齊克土卜新等問窩齊爾圖孟克舒稜格俄木布齊齊克土卜新等原屬誰

氏之人何以至此地爾等人數幾何噶齊爾圖
孟克舒稜格等答曰我等乃喀爾喀多羅貝勒
汪扎兒祖母菩提素克之人現在弓箭手一百
二人婦人八十六口子女一百三人俄木布齊
齊克土卜新等答曰我等亦係多羅貝勒汪扎
兒旗下台吉額爾克綽克托之人現在弓箭手
五十三人婦人四十一口子女三十七人康熙
三十四年間噶爾丹至克魯倫劫掠喀爾喀納

木扎爾陀音我等各自逃避至此地方是以帶伊等與王彭蘇克肴視安插于吳禮孫河奏至

上報聞

辛卯

上駐蹕新保安城內

革溫保甘度職交刑部

上諭議政諸臣曰溫保居官極惡刻剥百姓至不忍觀前者彼自謂居官好民甚頌之欲為之立碑令觀

沿途之民無不切齒思食其肉况温保不比他人嘗為學士朕愛惜斯民之意不可謂不知之甘度居官亦極惡今蒲州之民皆叛入山中伊等若善民豈肯逃叛乎倭倫往撫如不肯降即押温保甘度至彼處處斬再言用兵伊等居官極惡剥削斯民朕甚恨之如此貪官若不誅戮何以懲衆著議政諸臣會同部院大臣議奏僉謂廵撫布政司有

牧民撫綏之專責理應仰體

聖上保民若赤子之至意温保居官惡極刻剥小民至

不忍覩沿途之民無不切齒思食其肉甘度居

官亦惡極是以蒲州之民至於反叛

諭旨誠是也應將伊等皆立斬以儆衆人請將温保

甘度革職令即將温保嚴拏赴京交刑部差兵

部官一員亦將甘度嚴拏交刑部俱擬斬具奏

上從之

壬辰

上駐蹕懐來縣城外黄寺

皇太子率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佛倫等來迎䇿旺喇卜灘遣使上書䇿旺喇卜灘遣使格色爾

上書曰奉到

勅書賜物無任懽忭此地叨安一概

勅書俱到七十餘年敬守法度至今寧居詎意博碩克圖自以為是罔知禮法以彼一人累及衆庶然而無如達賴喇嘛班禪及

天朝三方威力何也今道法有歸伏祈仍加
慈照乂安衆生
上以示議政諸臣
甲午
上駐蹕清河地方
副都統阿南達報起行赴噶思追丹濟拉日期
阿南達等奏曰准行兵部洛云著大將軍精選
兵馬往覓丹濟拉所在招之俱來阿南達一路

兵著撤回查前因丹濟拉携噶爾丹骸骨由噶

思取路往投達賴喇嘛請往噶思地方以堵截

之已經具奏是以臣等率兵于五月初五日至

布隆吉爾初六日向噶思起行

上報聞

乙未

上凱旋京師行告

廟禮

上自清河起行大設鹵簿

皇太子率諸王皇子及在京文武大小官員俱蟒袍

補服出郭外五里跪迎道旁八旗護軍驍騎步

軍及京城附近紳衿士庶工商耆老男婦俱扶

老携幼陳設香案沿門結綵各執香跪迎

上由德勝門入詣

堂子行禮畢由

午門入

宫是日

上詣

寧壽宫問安

丙申

召大學士學士九卿入面諭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昔朕欲親征噶爾丹衆皆不欲惟費揚古與朕欲討之後兩次出師衆愈不欲若非朕親統大軍追襲噶爾丹使之少留餘息

彼必復聚難以遽滅矣明時為恢復河套議論紛紜致大臣夏言曾銑受戮自朕觀之此地無甚關係若控馭蒙古有道則河套雖為所據安能為患控馭無道則何地不可為亂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勝防專言收復河套亦何益乎至行師之道調軍轉餉必一人兼綜其成事乃易濟前西路進兵時將軍博濟孫思克等專管軍務不與輓運專責地方巡撫等官轉餉追後糧餉稽遲兵丁困餒致

有道殣瑱朕自白塔至船站猶見有遺骸皆遣鄉導沿途掩埋朕統大兵由中路進時多方籌畫催督運餉比及旋師無一人受餒且資給西路之兵俱獲全還又令沿途各站多貯米糧雖隨營貿易之人皆不乏食此後寧夏之行料理糧餉悉有次第然後進兵所以直至回軍供應皆足無或稍悞以此觀之兵食兩事斷宜一手區畫此後倘遇行師當永以為法朕又觀塞外運糧最難昔唐宋及

明嘉靖時皆用兵西陲不知當日作何轉運之法
朕此役寧夏之行不用車輛所需駝馬騾驢悉自
京城發往恐有不敷復給公帑採買預備一切什
物皆由官運畧不累民諸臣叩首奏曰轉餉數千
里而不煩民力洵前古所未有也

戊戌

申飭山陝督撫察吏安民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頃以狡寇噶爾丹未滅調度軍務

親涖塞外因念切民依巡歷邊境所至咨訪目擊
山西陜西緣邊一路地皆沙磧難事耕耘人多穴
居類鮮恒業其土壤磽瘠固已生計維艱而地方
遼遠疾苦無由上聞大小官吏不能子愛小民吏
恣橫索遂使里井日漸虛耗比年用兵以來一應
軍需芻糗俱動支正項錢糧儲偫供應從不取辦
閭閻乃各府州縣官員借端私徵重收火耗督撫
布政使等官又不仰體朝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汚

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又或該督撫庸懦懈弛因而筆帖式及衙門人役無所忌憚擅作奸弊以致民生滋蹙朕心深切軫惻令外寇已經蕩平惟以綏又地方拊循百姓為急務山陝兩省關係緊要應作何撫恤休養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以聞

奏言欽惟我

皇上聖德至仁光昭天壤鴻猷駿烈超越古今猶恐一民有饑一民有寒連歲蠲免各省正賦數千萬

併漕糧數百萬以及積年民欠稅賦蠲免不可

勝數

盛德宏恩亘古未有如康熙三十年陝西西安等處

災荒將未報災荒之督撫當即重處將

内帑并各省錢糧協解數百萬連遣大臣四次賑濟

且襄陽收貯穀石復節次遣大臣運送又

命原任總督河道靳輔截留漕糧二十萬石由黄河

輓運又將大同米運至湖灘河朔亦由黄河運

至西安此項漕糧并襄陽大同等處米石我
皇上切念億兆深謀預籌於從古未經行運之河創運
賑濟又
勅直隸河南湖廣督撫將流移之民所到之處即令
賑濟遣回原籍動支正項錢糧給發牛種多方
招徠又將三十三十一二三年賦税蠲免數百
萬陜西億萬生靈即於彼年賴以全生地方安
輯民得復業又三十四年山西平陽府被灾

特遣大臣賑濟又發帑銀修理城郭民居兼免錢糧

俾軍民獲有寧宇近又於甘肅等處蠲免糧餉

八十餘萬今歲

聖駕清問沿邊疾苦布德施惠將保德等州縣衛所錢

糧盡行蠲免我

皇上愛民之至無微不照即連年逆寇噶爾丹狂逞塞

外

皇上念切救民又安内外

躬統六師三臨絶徼且深入荒遠無水草之地

親行調度

睿筭如神天人協應以致逆賊困斃部落潰散妻孥

俘繫餘黨盡降西北萬里疆圉之外古未馴服

者罔不懷德畏威沐浴

聖化中外臣民懽忻鼓舞歌詠昇平此自古載籍以來

未之見者也從來軍興芻糗多資民力我

皇上睿慮周詳一絲一毫皆出公帑不以累民又

鑾輿所至地方必廣行蠲免賞賚優渥撫恤兵民淪膚
浹髓窮鄉僻壤兒童父老靡不環繞
駕前瞻仰
天顔歡呼雷動感激
皇上永無既矣今蒙
聖諭山西陝西緣邊一路地皆砂磧難事耕耘人多穴
居類鮮恒業其土壤磽瘠固已生計維艱而地方
遼遠疾苦無由上聞大小官員不能子愛小民更

恣横索遂使里井日漸虚耗乃各府州縣官員借端私徵重收火耗督撫布政使等官又不仰體朝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狥曲庇令外寇已經蕩平惟以綏乂地方撫循百姓為急務大哉

王言此誠古帝王視民如傷之盛心而億萬年長治久安之要道也臣等竊思我

皇上蠲賦賑濟輓運糧餉愛養元元至矣極矣今山陝

里井艱苦者皆緣督撫有司不能仰體
皇上軫恤黎民之意橫索小民借端私徵重收火耗之
所致也應請
勅下山陝督撫仰體
皇上撫恤休養之至意務期洗心滌慮正已率屬嚴飭
所屬官員屏絶苞苴嚴禁私徵革除重耗其貪
汚虐民者立行糾參至筆帖式及衙門人役擅
作奸弊滋擾地方者亦必嚴加懲處凡有不利

於民應革事宜督撫即為確查革除或遇水旱災傷當即奏聞不得隱匿如督撫仍前因循狥庇屬員不能撫綏百姓將督撫革職從重治罪可也
上可其奏

臣謹按山陜為沿邊重地疆宇遼濶山高土瘠民俗勁悍與他省不同尤國家所宜加諸意者

皇上于此歲兩省灾傷多方拯濟德洋恩溥既已人慶
更生至澄清兩省官方屢更大吏嚴禁私派
重耗煌煌
令甲申至再三蕪之蠲貸頻頒遐邇胥悅近又因
車駕出塞親見邊土磽薄民生艱窘之故恫瘝動念
既訓飭寧夏人民謀生之道禮義之方又重
飭官箴期於悉杜侵漁永除扣尅務使小廉
大法上下肅清葢於凱旋振旅之時即更為

綢繆桑土之計

皇上洞鑒西陲之土俗民風優加德意

聖慮之深長誠無所不到也

癸卯

舉行祭告

天地

宗廟山川諸典禮停止崇上

尊號先是議政大臣以平定厄魯特噶爾丹武功告成

奉表奏
賀事下議曹詳查典例以聞至是禮部言臣等恭惟
皇上仁並堯天化同舜日
至聖作覩萬國咸寧四海時雍羣生樂育惟此厄魯特
噶爾丹狡詐性成究頑樂禍跳梁荒徼自外生
成累年以來擾亂邊境與臣服我之喀爾喀為
讐遂將喀爾喀凌虐侵殺闌入我境內烏闌布
通之地與大臣拒戰為我師所擊大敗斯時因

聖駕未親莅軍致彼脱逃比噶爾丹跪於達賴喇嘛所
與咸靈佛像之前立誓再不敢干犯
天朝皇帝之喀爾喀及邊界人民等語方免其追勦釋
之而歸彼乃背負仁恩復行狂逞悖天虐衆違
蔑誓言潛入巴顔烏喇地方奸宄不測煽誘蒙
古諸部落
皇上屢頒
諭旨曉以禍福許其投順彼仍怙惡不悛

皇上念此賊若不即行撲滅邊境人民必不獲遂其安養於是

睿謀乾斷特申天討勒兵從三路出

皇上祗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禡旗祭軷

親統中路大兵聲罪徂征遠踰瀚海素無水草之地直

抵克魯倫土喇地方
躬先士卒指示調度
天威所至噶爾丹聞風喪胆棄其子女廬舍中夜潰遁
皇上洞察噶爾丹狡詐預定謀畧料其必由西路逃遁
果遇西路堵截之兵盡被勦殺潰散竊思噶爾
丹在邊陲之西肆行兇惡而無忌憚者數十年
皇上籌畫萬全統率六師一皷而覆其巢一戰而奪其
魄陣殺其妻孥雖禰其部曲盡收其輜重賊跳

身潰遁殘喘遊魂狼狽困蹙苟延旦夕雖生猶
死厄魯特之殄滅實在此舉矣
皇上仍頒諭旨許其來降而此賊狡黠昏迷猶思竄匿
皇上神謨密運留將軍於塞上駐勁旅於肅州聯指臂
之形窮狡兔之窟皆非衆人所能測度者也丹
濟拉奔敗之餘覬覦餘糧復為我師奮擊敗遁
聖駕于去年冬復親蒞邊方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經
晝調遣恩威並用賊之黨與歸命輸誠者不絕

於道皆加豢養撫恤賊之乞憐於他部落者皆以計擒獲其使令彼奸狡一無所施困廹倉皇已至其極今年春

聖駕復臨邊方西踰寧夏

駐蹕於狼居胥山震揚

天威分布禁旅授諸將方畧盡堵截其遁匿之路必期戮此小醜其子檻車就縛青海諸人又率衆來降第巴奏請謝罪丹濟拉及阿喇布灘丹津俄

木布等皆遣人輸誠嚮順賊氣索途窮自料擒

獲誅戮決不能逃遂於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

殺其黨丹濟拉等收其拏挾其骨引衆來歸厄

魯特盡皆蕩平噶爾丹父子皆獻屍成俘塞外

蒙古盡稽顙歸順

神功駿烈顯爍如此洵亘古之所罕覯者也從此塞

徼永享清寧昇平極於萬世皆由我

皇上乂安中外之心至誠至仁行健之德如天而堅定

不移於終始決勝之智如神而首尾總歸於成

算

聖駕三次臨邊躬擐甲冑調兵籌餉備極焦勞冒暑衝

寒以歷煩苦惟以寧民為心安邊為念而

聖躬之勞勩皆所不計是以昭格

天心感通

烈祖成功若此之隆也仰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愛養臣民則膏澤極其深厚勵精政

治則夙夜殫厥心思文德邁於百王武功軼於
萬禩前者征滅反叛察哈爾平定三逆收克臺
灣海外咸入版圖從來未通中國之倭羅斯皆
已納貢喀爾喀之三君長率其衆數十萬歸附
為臣今者
親征絶塞累年之寇賊一旦掃除異域之藩部罔不臣
服威武奮揚萬世永頼
功德巍巍自古帝王無能比倫報至之日大小臣工

遠邇軍民無不懽忭踴躍巷舞途歌咸謂太平之業從此益增太平矣臣等詳稽載籍慶典允宜舉行應遣官祭告

天壇

地壇

太廟

社稷

永陵

福陵
昭陵
暫安奉殿
孝陵朞旗纛
天安門太歲砲神及五嶽五鎮四瀆四海歷代帝王
陵寢闕里等處俱應遣官致祭以仰答
天地
祖宗神靈之貺

皇太后前應加
徽號
皇上前應請上
尊號以俯慰四海臣民及外藩君長顒望眷切之情
頒詔天下
皇上陞御座受
皇太子諸王大臣進表行
慶賀禮各省文武官員亦應進

慶賀表文

聖躬三次臨邊始終經畫大功告成應

命史館編緝平定北冦方畧昭示無極此皆典禮所

闕悉宜舉行以永光史册垂憲萬世者也議上

上曰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其交相不睦屢

諭和好乃仍搆釁致啟兵爭噶爾丹曾破回子中

之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牙爾勤哈思

哈爾賽爾門土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

千二百餘城乃習於戰鬬之國也喀爾喀焉能抵敵是以七旗數十萬衆一歲之中喪亡畧盡喀爾喀之汗諾顏台吉等知朕素養蒙古夙有厚恩悉皆欵塞來歸其時若不允其内附恩養得所必皆淪入于厄魯特則爾時噶爾丹之勢力不言可知矣允其内附而恩養之噶爾丹必假此釁端與我朝搆難凡此情事皆經熟籌受納喀爾喀非漫然而為之也噶爾丹假索取喀爾喀為名遂犯我邊

境尚書阿爾尼帥蒙古兵逆戰于烏爾會之地我
師大北噶爾丹乘勢遂直抵烏闌布通距京師未
及七百里斯時諸王大臣及國家諳悉軍務之人
不在行間者少矣適朕躬以違和還京左翼軍雖
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以至軍士
陣亡被創者甚衆噶爾丹亦自知其無濟歸路遭
罹瘟疫得還科卜多者不過數千人耳當是時即
預知其勢雖大損必復稱兵報怨六年以來烏闌

布通之役時屢朕懷因是訓練軍旅諮訪形勢正
經武之時噶爾丹果復舉兵寇掠喀爾喀之納木
扎爾托音於克魯倫之地朕思此賊不可以尋常
寇盜視之詔武臣三品以上咸陳討賊方畧會同
詳議舉朝皆以為難其言賊當討滅者不過四人
朕以為此賊斷當亟圖遂昭宣大義祭告於
天地
宗社之靈克成厥勲倘事或未成則受喀爾喀之內附致

厄魯特之兵爭其名恐未能免矣靡中國之脂膏
事朔荒之邊塞其名恐未能免矣遠事征討窮兵
黷武其名恐未能免矣今我師所至
上天佑助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地而庶草蕃蕪
事悉稱意者此皆國家之福將士之勞所致也今
西北永遠寧謐其不致蒙咎者即幸矣自今以往
務益彌勵精始終如一治安之日愈求治安其祭
告諸典禮俱依議崇上尊號不必行尋和碩顯親

王臣丹臻等上疏曰臣等恭捧

手詔敬誦

訓辭仉厄魯特噶爾丹之始而陸梁繼而潰北終而

竄竄自盡本末情狀無不備悉而

睿謀默運

親將臨邊以獨斷決群疑以至明握勝算意主於民安

寇息而初非輕事徂征功成於德盛威神而並

無以勞師旅宣示中外垂法來兹

巍蕩之烈允高千古矣顧臣下私衷請加崇
尊號以光鉅典未蒙
俞允臣等不勝驚悚從來備非常之至德始建非常
之大業建非常之大業斯集非常之顯名欽惟
十餘年以來
皇上永清四海手致太平下臺灣殲察哈爾定俄羅斯
收喀爾喀從古未經服屬之疆土悉隸版圖被
以聲教其梗化於朔漠以外者獨厄魯特噶爾

丹耳令噶爾丹又復勦滅無有遺類其同族之瑚瑚腦爾衆台吉皆刻期來朝又素臣服於厄魯特之哈密諸回人亦皆輸誠效命於是邊塞萬里罔有不庭溥海一家無思不服治化之隆蔑以加矣昔年三逆蕩平群臣請崇上尊號奉

旨不允及收復喀爾喀又經上請亦未允行於時廷臣再疏陳奏曾有

諭旨以噶爾丹尚未撲滅命將原本收貯閣中去年噶爾丹敗後外藩科爾沁王等即具疏請上尊號玆噶爾丹既滅群臣遭遇昌時欣覩盛事合詞上籲實出至誠粵稽往昔懿軌肇自二典堯曰放勲舜曰重華雖於二聖之德無所增益而當時尊之後世述之僉以為允協且我太祖高皇帝踐祚初元即膺寛育列國英明皇帝之號

太宗文皇帝俯俞衆請亦進

寛温仁聖皇帝之稱臣等謹披瀝愚忱激切誠懇仰祈

皇上遠媲唐虞近法

列祖曲鑒下情特賜

俞允臣等幸甚天下臣民幸甚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上曰所奏已悉著仍遵前旨行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潘璣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五
六月庚戌
諸王大臣士民等力請
皇上允受
尊號
仍不許先是儀曹具典禮諸王大臣等恭上
聖神文武大德廣運尊號

上弗受至是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滿漢官員及遠近
士民俱赴
暢春園力請
皇上允受尊號
上諭曰朕御極四十年雖自始至終孜孜不倦而吏治
尚未澄清民生尚未豐裕士卒尚未休息風俗尚
未淳樸且旱澇災異亦復相仍方今外寇既靖正
宜休息生養徒加尊號何益於治朕蕩平噶爾丹

機宜未嘗有失茍天下共能見之朕顧足矣其崇
上尊號不必行毋復瀆奏
臣謹按
皇上御極以來撫循吏民勤求治理邇者又因厄魯特
肆虐特行征討深謀遠慮致煩
聖駕三次臨邊
親擐甲冑籌兵措餉不避寒暑獨任勤勞掃除寇賊朔
漠永清誠可謂文德邁於百王武功超於萬

古矣前於平定三逆之時諸王大臣請上
尊號
皇上雖不允行但是行
聖躬遠駕立成大勳亘古未有非往事之比
聖德神功炳燿宇宙羣情踴躍是以諸王大臣吏民同
上
尊號祈慰輿情再三叩請
皇上旣不俯從更以吏治軍民風俗水旱為慮是即古

帝王安不忘危治益求治之盛心宜其措萬
世於磐石之安也
丁巳
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發糧接濟追伊拉古克
三庫圖克圖之軍費揚古奏曰前因將軍馬思
喀等追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兵帶三箇月
糧行裝太重難以疾行故令帶兩箇月米留一
月米給後隊兵近准馬思喀咨言薩克薩特呼

里克郭多里間須行一個月所留一月米乞送至薩克薩特呼里克臣等現駐空郭爾阿濟爾罕什喇布里圖候

旨問鄉導額蘇克等言空郭爾阿濟爾罕去薩克薩特呼里克䭾行五宿第六日可到是以臣等撥每翼叅領一員護軍校一員護軍十名察哈爾護軍校一員護軍九名綠旗官一員兵十名將馬思喀所留之米分䭾押護俟六月十五日起行

送往薩克薩特呼里克奏至

上以示議政諸臣

壬寅

命撤諸路兵以餘糧交鄂爾多斯王貝勒收貯副都統阿南達奏言臣等因侯散秩大臣丹巴聲息緩行以休養馬力遣台吉雲楚木喀爾喀台吉帶青巴圖爾哈家爾噶爾旦多爾濟屬下輝特台吉羅卜臧西安前鋒署總尉吴通保綠旗遊

擊楊奇張當知筆帖式色冷敦住給兵共五百名於五月十九日遣行前堵噶思口臣等徐行至色爾滕地方遇噶爾旦多爾濟使人俄濟通問於策旺喇卜灘還言我來時於布克達額冷哈畢爾罕之吉木思地方過一日程遇丹濟拉有丹濟拉同行人名阿齊圖言欲同俄濟往覓舊主噶爾旦多爾濟告之丹濟拉丹濟拉許之故阿齊圖與我偕來我等五月初九日離丹濟

拉前於四月二十七日丹濟拉至吉木色地方遇郭蠻喇嘛哨卒擒丹濟拉哨卒三人遂集兵拒立丹濟拉遣人告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已殁吾欲往投策旺喇卜灘爾喇嘛乃公共之喇嘛也前事皆噶爾丹博碩克圖所行今我欲使人通問策旺喇卜灘乞爾喇嘛選一能人與我使同往於是郭蠻喇嘛退兵遣其達爾漢格隆同丹濟拉之土克齊色稜達什於五月初四日遣

使於策旺拉卜灘通好丹濟拉本身諾顏格隆拉思倫共帶三百許兵五百許口在郭蠻喇嘛所居待其使回覩丹濟拉往附策旺喇卜灘之意是真臣等看得俄濟阿齊圖言語甚明徒倓丹濟拉無用且所帶米四個月目下僅存四十八日米自噶思回至邊上有一月程欲扣米往至十八日撤噶思口哨卒起行而回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應檄副都統阿南達休兵養

馬徐徐而回一面選馬撥人給糧探丹濟拉果
往投察渾阿喇卜灘或逃往他處實音得
旨據阿南達疏則丹濟拉往投策旺喇卜灘是真著阿
南達等軍俱回阿南達量率兵馬暫住布隆吉爾
等處探聽聲息再檄阿南達作朕勑書遣噶爾旦
多爾濟之人哈密回子之人及阿南達家人至策
旺喇卜灘所其文照朕諭旨繕寫奏覽再將阿南
達疏及遣使之故檄內大臣索額圖太將軍費揚

古將軍馬思喀等從坐塘驛路休養兵馬經鄂爾多斯而回侍郎滿丕在外日久亦著回來著侍郎安布祿率察哈爾兵每旗各十名將領二員至滿丕所居駐扎將軍舒恕亦著回來前進大兵時曾令帶四月糧又令備兩月糧今大兵既撤米多餘留此米應貯何地著内大臣索額圖與于成龍作速議奏尋索額圖等議船站米二千四十三石零侍郎李鈵米一千五百五十一石兩狼山米五

百二十三石零于成龍等運到郭多里巴爾哈孫米一千一百十六石零應俟大兵回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後將郭多里巴爾哈孫米兩狼山米令于成龍同大兵運至船站併索額圖李鈉米一同收囤黃河向內三十里鄂爾多斯達賴布喇克地方交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台吉撥官兵輪班看守即於此米內照數計月支給留駐船站大臣台吉額駙官兵

上從之

丁未

大將軍費揚古奏請暫駐察罕腦爾以探丹濟

拉伊拉古三庫圖克圖聲息

從之費揚古奏言准理藩院咨稱議政諸臣會議大將

軍費揚古疏開散秩大臣丹巴等至巴顏恩都

爾見並無厄魯特一人計丹濟拉等前去已有

三十九日矣追之斷不能及故選駱駝一頭馬

四匹給阿玉什白撑乘坐賚臣所發丹濟拉書追投丹濟拉又降人吳勒木濟等有丹濟拉欲往投達賴喇嘛起行而去已至楚庫爾戈必之語又阿玉什等兄弟妻妾留書於阿玉什言丹濟拉未必不往投阿喇卜灘又將軍馬思喀等咨言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自薩克薩特呼里克向內一日行五六十里而宿我等簡兵跡其宿處追來至吳爾圖布拉克見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自此地疾行一日一百一二十里此路多石我等追者一日不能過一百二三十里此三四宿追而視之仍飛馳去矣且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自所宿磨海圖果兒已去七八日不能追及不可徒費馬駝之力是以我等自磨海圖河流曲處于五月二十三日率兵而回我馬甚硬者多徐徐休養以往今丹濟拉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未知去向實音不便遽議應檄大

將軍費揚古等俟將軍馬思喀等之兵與伊等會齊後著伊公議或當遣使或當退兵聽伊等斟酌而行得

旨前者遣内大臣策旺諾爾布散秩大臣巴當阿兩路往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緣兵馬糧餉扣數發去是以指地疾往限日立歸此馬思喀之所灼知也費揚古遣馬思喀時並不扣數輕裝限日所發官兵太多是以重滯不能追及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昨丹木巴哈什哈歸朕亦知其勢斷不能獲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曾諭議政諸臣今果如朕所諭矣此事准如所奏著檄內大臣索額圖副都統阿南達知之欽遵到臣查得先是散秩大臣丹巴奉使于丹濟拉以臣所發書給其同行拉思倫使人阿玉什自楚庫爾戈必使往追丹濟拉續齊奇爾寨桑入奏而回到軍中後臣等遵

旨即以

勅書使齊奇爾寨桑賫捧往尋于五月初四日已遣起
程併交前次
勅書與察哈代往撫丹濟拉至額克阿喇爾等處遍尋
不遇丹濟拉回至軍中臣等共商將原降
勅書仍令察哈代賫捧務必往覔以
勅書授丹濟拉親收于六月初一日給之糗糧羊隻遣
使起程又以
皇上所降招撫

勑書交前次厄魯特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使人賫捧遣回近于五月十五日又以臣等招撫檄文給趙山四格子往撫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等屢經遣使賫送勑書招撫檄文往赴丹濟拉阿喇卜灘丹津俄木布今並無當發文遣使招撫之事又散秩大臣丹巴等直至楚庫爾戈必並無丹濟拉踪影大兵直追至磨海圖郭兒不能追及伊拉古克三庫圖

克圖皆遠遯潛逃目下大兵無當行當止之事
臣等即當回師但趙山四格子差往招撫阿喇
卜灘丹津俄木布已將四十日矣官兵所帶食
剩之米猶有一個月零七日察罕腦爾至郭多
里之間當行二十二三日除出行時食米仍剩
十四日之米于成龍等奉
上諭解驛作飯以食商販及絶糧人從之米有未用之
百餘石現隨軍中若將此米增給官兵則可食

臣至二十日且察罕腦爾等處水草又佳是以
等共商將官兵移進環察罕腦爾住二十日以
養馬畜而候聲息此間若招致厄魯特則收之
押護而來若二十日内無聲息則臣等率領官
兵于七月十二日起程而回至達爾漢親王諾
内喀爾喀親王善巴等情願自備四個月糗糧
前來効力諸王貝勒公台吉之糧僅存一個月
且無事可行故皆遣回前以察哈爾八旗官兵

之馬瘦故奉

旨俱留之于守米之地此二百官兵籲請情願効力前

進而來今無事可行且伊等出外日月已久亦

已遣回奏至

報聞

七月庚辰

將軍馬思喀奏請率大兵自郭多里過歸化城

進張家口馬思喀等奏言臣等六月二十九日

率兵養馬徐行而回但自船站渡瀚海來路七八站無草今我軍若仍行此路兵丁馬駝必致困乏乃問鄉導額蘇克阿南達曰大將軍向郭多里來路水草何如答云此路水草好但兩日瀚海無草不佳是以率兵自郭多里經歸化城路進張家口已經報部又于六月三十日奉到

理藩院咨稱奉

旨著將軍馬思喀兵由坐塘之路前來臣等即當遵

旨從坐塘之路往鄂爾多斯為是但自寧夏來時所喂
肥壯駝馬渡瀚海而來無草之故馬駝臕落目
下軍中馬駝臕雖尚好行程遥遠俱已蕨𧀰若
仍從此路而往駝馬必至罷棄其事顯然且駐
劄船站内大臣索額圖等咨言爾等兵馬何月
何日當到船站須預為知會以便檄知總督吳
赫備船黄河之水已漲爾等兵馬當分隊陸續
到來前渡為宜但黄河水漲若分兩次渡則需

數日又問額蘇克阿南達曰郭多里至歸化城須行幾日伊等言兵行一月許是以臣等願得率兵仍自郭多里經歸化城之路進張家口奏至

上以示議政諸臣

辛巳

定喇嘛丹巴色爾濟等罪先是有發

皇太子查奉差西域之喇嘛逐一取供來奏之

旨至是理藩院奏言
皇太子率理藩院堂司官及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
齊往旃檀寺召集默爾根綽爾濟各寺廟喇嘛
詬詈而問之曰汝等以已故之達賴喇嘛誑言
尚在觀此行事尚不如犬犬見生人猶能吠之
今養爾等究何所用默爾根綽爾濟供曰我乃
一最小班第蒙
皇上殊恩授為住持大喇嘛達賴喇嘛已故而我以人

言奏云尚在我有何辯我真不如犬矣又問默爾根綽爾濟曰爾於今年正月初一日倡言保奏達賴喇嘛尚在明係交通第巴供曰我於順治十八年得見達賴喇嘛以後更不曾見前因造金塔我曾有殊為可疑之奏今達賴喇嘛已故我有何辯問丹巴色爾濟曰

皇上謂爾有能可用信而遣之爾屢往屢歸奏言達賴喇嘛相晤相見三十四年之行仍言達賴喇嘛

尚在又語諸大臣云達賴喇嘛乃活佛不忍見

喀爾喀厄魯特破壞入定而避之今喀爾喀厄

魯特皆破壞已完所以出定矣今年又云達賴

喇嘛尚在奏于

皇上此處云何供曰我二十四年同阿齊圖綽爾濟與

達賴喇嘛覿面論事三十年達賴喇嘛立於樓

上我實親見之我並無語諸大臣達賴喇嘛乃

活佛不忍見喀爾喀厄魯特破壞入定而避之

今破散已完所以出定等語今諸大臣謂我有
此等之言而尼麻唐庫圖克圖又奏言達賴喇
嘛已歿十六年此我當死之時已到我有何辯
除前者出使達賴刺嘛之人有坐湯端朱克噶
卜楚垂音札木素格隆已故羅卜臧格隆温布
札木素格隆垂聘温咱特外問伊什格隆彭蘇
克格隆根敦林辰阿旺扎木素巴咱爾喇木札
木巴日爾等俱係出差達賴喇嘛之人爾等節

次啓奏之言

皇上皆記之一槩從實供來伊什格隆供曰我於康熙二十三年同彭蘇克喇嘛前去見達賴喇嘛在樓上二十九年去而回我聞彼地人言俱以為尚在據我看來似乎達賴喇嘛已故亦曾啓奏三十三年去而回言達賴喇嘛已故是真曾同主事查海開摺啓奏三十四年又去而回我以為喇嘛規矩年幼則坐禪今達賴喇嘛已老仍

入定而又出定以此觀之殆必有他故亦曾啓
奏今年正月以達賴喇嘛出定行賀禮必有一
他故亦曾啓奏前者我往達賴喇嘛處不特使
我相見於四月初十誦經之日衆人皆會在五
層樓上紗帳洞中見一老喇嘛我向不識達賴
喇嘛亦不知其是否此事亦曾啓奏德木齊根
敦林辰供曰我三十二年副垂喇克格隆而往
未嘗見達賴喇嘛阿旺札木素供曰我二十六

年副俄木布丹津而往在樓之上使我見之以為達賴喇嘛云原未嘗識之是以不知其非三十四年副伊什格隆而往未嘗得見達賴喇嘛我因為副亦未嘗啓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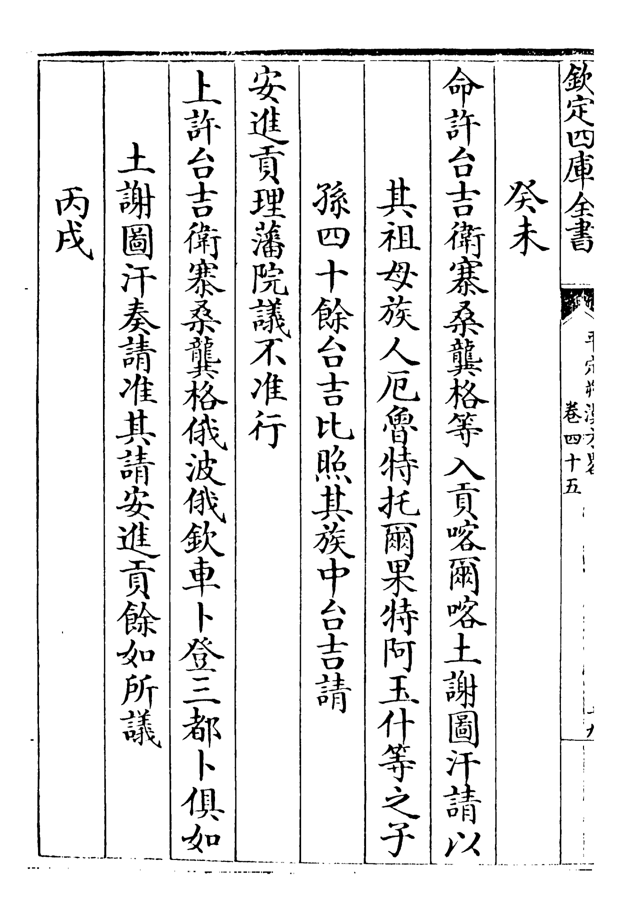
皇上巴咱爾喇木札木巴供曰我二十八年往見達賴喇嘛立于樓上是實亦曾啓奏我亦何辯垂音扎木素格隆供曰我十五年副已故喇嘛朱喇齊格隆朝見達賴喇嘛其時達賴喇嘛鬚髮皆

黑二十二年我副羅卜臧格隆而往第巴令我
遠立望之稽首香烟繚繞所見不明阿齊圖格
隆供曰我去三次俱見達賴喇嘛不知其假故
奏言尚在如果知之何敢誑奏因拿丹巴色爾
濟併其徒弟禁于該部兩處房屋封鎖看守外
端朱克噶卜楚病故阿齊圖綽爾濟奉
旨革去綽爾濟名號議處併拿同丹巴色爾濟議處至
默爾根綽爾濟巴咱爾喇木札木巴前奏達賴

喇嘛尚在亦應將伊等同丹巴色爾濟議處奉
旨默爾根綽爾濟未嘗親往不過傳言轉奏免其議處
巴咱爾喇木札木巴係親往著一併議處在案查
丹巴色爾濟阿齊圖格隆巴咱爾喇木札木巴俱
係大喇嘛
皇上特簡以為有能可用信任之而使于達賴喇嘛乃
知其已故而謂之尚在覲面論事目擊是真通
同第巴誑奏殊為可惡坐此情罪應將丹巴色

爾濟阿齊圖格隆巴咱爾喇木札木巴擬紋監候秋後處決家産人口入官以丹巴色爾濟巴咱爾喇木札木巴徒弟交𪓐爾根綽爾濟安置京城各寺廟以阿齊圖格隆徒弟交歸化城彭蘇克喇嘛安置彼處寺廟至大喇嘛伊什格隆前去兩次同查海啓奏言達賴喇嘛已歿彭蘇克格隆奏言不識達賴喇嘛不知是否阿旺札木素垂喇克格隆德木齊根敦林辰俱言不見

達賴喇嘛俱無庸議至羅卜臧格隆温布丹津
札木素格隆垂聘温咱特端朱克噶卜楚俱已
病故亦無庸議奏入得
旨丹巴色爾濟從寬免死革去住持大喇嘛抄没家産
單身發往盛京任棲一廟阿齊圖格隆各處差遣
効力從寬免其死罪抄没革去住持大喇嘛准住
其本廟巴咱爾喇木札木巴乃小喇嘛俱從寬免
其死罪抄没革去大喇嘛餘如所議



癸未

命許台吉衛寨桑龔格等入貢喀爾喀土謝圖汗請以其祖母族人厄魯特托爾果特阿玉什等之子孫四十餘台吉比照其族中台吉請

安進貢理藩院議不准行

上許台吉衛寨桑龔格俄波俄欽車卜登三都卜俱如土謝圖汗奏請准其請安進貢餘如所議

丙戌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先歸先是六月初七日大將軍伯

費揚古感冒傷寒遺紅三次不能率兵前行具

本來奏得

旨大將軍費揚古朕特諭恩賜一到費揚古不必等候

大兵即歸著馬思喀既見宋住後率大兵養馬徐

行而歸交議政諸臣與內大臣明珠會議具奏衆

議如

旨具奏

上從之特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覽奏朕衷不勝隱惻今噶爾丹既死諸事俱畢兵今亦當撤所遺丹濟拉吳爾占札卜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數人所往何處有確聞之時發檄取之無不解來之事如早聞爾體不佳朕當另有裁處近者丹巴哈什哈歸方聞爾足痛乘轎而行目下爾所到察罕腦爾距邊哨有幾許遠雖不知所在何處朕聞之即撥醫人食物給

驛遣往朕此諭到速具爾病勢如何來奏特諭尋

費揚古疏曰蒙

聖上手書

諭旨　臣伏枕俯跪開讀捧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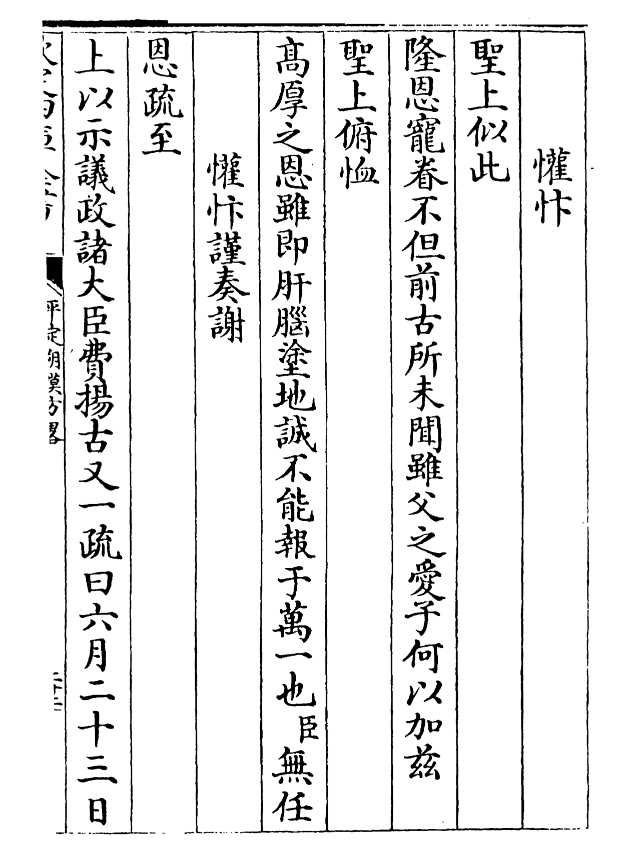
恩賜食物望

闕叩頭謝

恩竊思　臣何等人蒙

聖上優擢付以非常大任屢叨

皇上殊恩
重賜不可勝計且臣以疾病纏綿不能領兵前行具奏
聖上即惻然憐憫
手書
温諭
賜以醫人種種食物從驛傳致臣讀
温諭訔
賜物兩目俱明病勢都減即如復舊時顏色肢體不勝



惶忭

聖上似此

隆恩寵眷不但前古所未聞雖父之愛子何以加茲

聖上俯恤

高厚之恩雖即肝腦塗地誠不能報于萬一也臣無任

惶忭謹奏謝

恩疏至

上以示議政諸大臣費揚古又一疏曰六月二十三日

臣以身病不能率大兵偕行且官兵但駐二十日即歸故以官兵交將軍馬思喀臣於六月二十四日轉身徐行候

旨俟部文到日即檄將軍馬思喀等欽遵

上諭而行外併奏

旨奏

聞臣病少痊原由臣身下紅全住寒病豁愈但患病將及三閱月消減極弱身無寸力食物不能消化

心內發熱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始覺食物消化其熱亦止今胸中甚覺清爽但目下須人扶之而立兩足顫慄腰與兩胯猶痛醫言病今已愈腰胯之痛不能起立乃血氣虧損之故俟血氣漸復流通自然愈矣臣逢

盛世遇

明主洊叨

皇上殊恩異數不可勝計今又以臣病之故

特賜手書
温旨
賜以鹽醃兩種𩟗肉生豚鹽醃鹿肉兩種鹿尾醉鰣魚
包瓜酸王瓜萊菔醃菜芥菜鮮王瓜萊菔鮮菜
菔菜小米稻米諸物臣讀
温諭食
御賜之物皆塞外所未有不勝懽忭養病前行量力圖
歸臣急思望見

皇上天顔中心專篤故得見
天顔之前可冀臣病俱痊顔色復舊仗
聖上福澤今臣生命可以無碍矣又臣自邊哨起行第
十九日至郭多里自郭多里第二十二日至察
罕腦爾大略計之察罕腦爾與邊哨相距兩間
有二千三百餘里奏至
上報聞
戊子

喀爾喀曼達爾什來降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屬下蒙古曼達爾什率男婦一百六十餘人來降

皇上將軍孫思克為之奏

聞理藩院奏先遣筆帖式令孫思克撥官同護送京城

上從之

丁酉

為勦滅厄魯特噶爾丹

太和殿告成

頒詔天下是日
上御太和殿
皇太子率諸王文武官員等以
太和殿告成並勦滅厄魯特噶爾丹上表行
慶賀禮表云伏以
聖武布昭撻伐大安民之烈
神謨廣運永清成服遠之功中外敉寧遐邇欣忭恭惟
皇帝陛下

至仁育物

大勇除殘屬狡冦之跳梁屢

鑾輿之屢駕决機制勝指揮悉本於

宸衷布澤宣威聲教盡通於絕塞正荒服來同之日值

殿工巍煥之初喜溢千官懽騰四海臣等恭際昌辰

欣逢

盛治伏願

河清海晏億萬年衍有道之祥

日升月恒千百國慶無疆之福臣等瞻
天仰
聖無任懽忭之至禮畢遂
頒詔天下
詔曰朕君臨天下早夜孳孳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
其所初未嘗有歧視中外輕事兵戎遠伐異域之
事厄魯特噶爾丹向與七旗喀爾喀同奉職貢嗣
因兩國交郄搆兵喀爾喀汗等為所敗𢿙叩關内

附噶爾丹乃借辭追擊闌入我邊境恣行狂逞朕屢頒勅諭令其悔悟自新而狡寇不知省悟益肆鴟張其逆謀不測實有偪處近塞窺伺中原之漸朕思此寇包藏禍心倘不即行撲滅則異日必緣邊設防重滋民困何如及時聲討立靖根株於是

昭告

天地

宗社躬統禁旅不憚勤勞三出塞外去年夏賊踞克魯倫

河自度力不能抗倉皇宵遁朕親追至土喇河適
西路大兵遮截其後擊敗之於昭木多賊勢大挫
冬月復駐蹕鄂爾多斯收撫其降衆遏絶其外援
而賊益困蹙機會所在刻不可失遂以今年春西
巡邊境從寧夏出塞遣發大兵兩路進勦而青海
烏思藏人等皆先後輸忱自効哈密國人又俘獻
噶爾丹之子於行在噶爾丹窮迫已極一聞大軍
壓境計無復之隨於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

盡揆諸料敵成謀適相符合自此寇氛盡滌邊圉
永安而朕為民除害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亦可曉
然共喻於天下臣民矣武功告成之會正太和殿
鼎建工竣巍煥方新臨御伊始協氣集於九重觀
瞻肅於萬國是用覃敷慶澤以上荅

郊廟
社稷之靈下協中外人心之望於戲懋武功而敷文德聿
臻熙皞之風建宸極而鞏皇圖永慶平成之治誕

告中外咸使聞知

詔欵内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費揚古優陞為一等公西路官兵自叅贊以下實授章京以上各給一拖沙喇哈番襲一次所有功牌分別另叙護軍校驍騎校各加一級食俸兵丁俱議加恩西路進勦綠旗官兵自將軍提督總兵官以下兵丁以上俱議加恩三次出征官兵及西路進勦官兵所借官庫銀兩免追三次俱出征官員各加一級兵丁

俱議加恩滿洲蒙古漢軍於軍前陣亡者給與官
職外藩四十九旗兵丁於中西兩路隨征押運牧
馬安站掘井修路守糧兵丁俱賞給銀兩八旗効
力行間年老辭職傷廢官員察給半俸滿洲兵丁
行間効力帶傷殘廢閒住及老疾閒住者俱加恩
賜在京滿洲蒙古漢軍馬步兵丁俱加恩賜出征
病故閒散三品以下官概加恩卹傷廢辭職官年
尚未老及傷廢退甲兵丁酌給銀米外藩蒙古閒

散三品以下官出征病故者概加恩卹外藩蒙古
効力行間傷廢退甲者亦加恩賜五嶽四瀆歷代
帝王陵寢先師孔子闕里俱遣官致祭内外大小
官員概予封贈進士舉人選用壅滯令分缺銓授
三十八年鄉試三十九年會試增中式額正貢作
恩貢次貢作歲貢監生免坐監一月官員現議處
分者奏明寛宥流徙人犯身故者骸骨准其回籍
盜賊就撫者免罪嚴察驛遞騷擾賑濟鰥寡孤獨

察舉山林隱逸地方人材督撫狥庇所保舉官員者治罪闕係河漕情罪不赦封疆大吏各條奏地方利弊禁闗稅橫征察蠲災失實懲治豪蠹規避差徭牽連待質久禁人犯情可矜疑者審明請釋除十惡死罪及情罪重大者不赦外其餘盡行赦免

乙巳

命尚書庫勒納等往給外藩四十九旗恩賞理藩院奏

言

恩詔内一欵外藩四十九旗兵丁比年以來出征廵汛甚屬勞苦其中西兩路隨征押運米車牧馬安站掘井修道及看守米糧在軍未曾得賞者每人每年各賞銀六兩給與三年已經得賞者每人每年各賞銀六兩給與二年其未出征兵丁除富户外不堪度日者每人各賞銀六兩給與一年其外藩蒙古出征病故閒散三品以下官亦槩行恩䘏其

効力行間傷廢退甲者著加恩賜臣等查得四十九旗呈送印結移文内開中路隨征喀喇沁多羅都楞郡王扎什旗下兵一千名喀喇沁公善木巴拉西旗下兵二百九十九名隨敖漢額駙查木蘇出征兵九名隨克西克騰台吉木輪噶爾弼出征兵十六名隨烏朱穆秦貝勒巴木巴旗都統阿爾楚克兵二名共出征兵一千三百二十六名每人賞銀六兩給與三年計該銀二

萬三千八百六十八兩中路押運米車看守牧馬掘井修道兵兩喀喇沁兩翁牛特兩烏朱穆秦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兩蘇尼特克西克騰出征兵三千四百七十四名在軍中每名給過銀伍兩應每人賞六兩給與二年計該銀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兩隨西路大將軍隊出征歸化城兩旗鄂爾多斯六旗三吳喇忒毛明安四子部落共兵一千七百三十九名每人賞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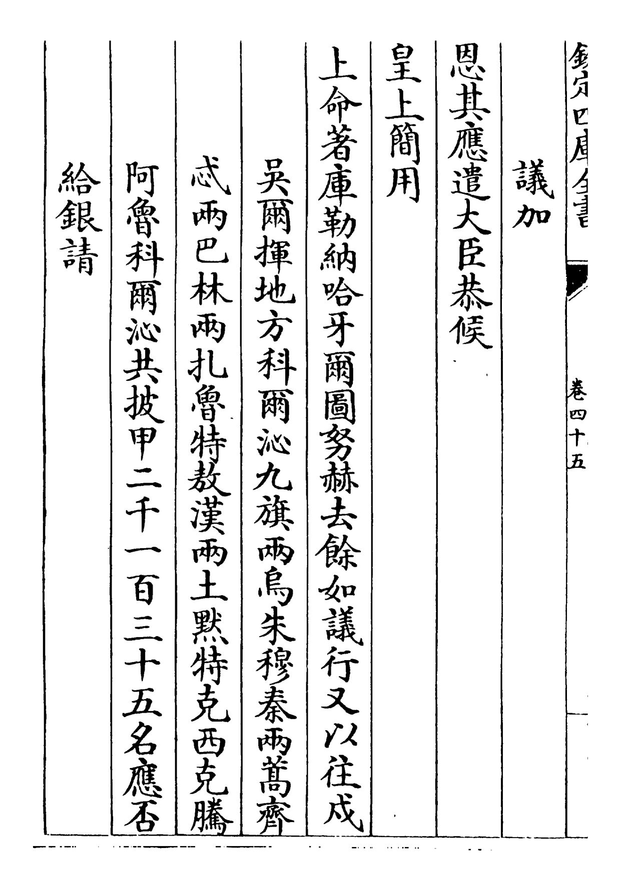
兩給與三年計該銀三萬一千三百二兩隨大將軍進發在西路安驛守護米糧看守牧馬掘井鄂爾多斯六旗三吴喇忒喀爾喀達爾漢親王四子部落毛明安共兵九百四十名每人賞銀六兩給與三年計該銀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兩

皇上第二次駕幸鄂爾多斯自李蘇設站至大將軍軍前共安二十三驛歸化城二旗吴喇忒三旗喀

爾喀達爾漢親王旗毛明安旗共出征兵一百五十名在軍中每名給過銀伍兩應每人賞六兩給與二年計該銀一千八百兩四十九旗貧窮不堪度日兵共二萬二千七百二名每人賞銀六兩給與一年計該銀十三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兩以上共該銀二十五萬一千七百九十兩此内或有增減之處臨賞之時察明散給此項銀應三路分遣大臣賫銀前往會同各該扎

薩克察明逐一散給務使得霑
朝廷實惠查歸化城兩土默特六鄂爾多斯三吳喇忒
毛明安喀爾喀達爾漢親王四子部落等旗為
一路應賞銀八萬七百九十兩其西喀喇沁敖
漢克西克騰兩烏朱穆秦兩翁牛特兩阿霸垓
兩阿霸哈納兩蘇尼特等旗為一路應賞銀九
萬一千兩此二路應令兩大臣將獨石口現貯
銀十三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分携前往其不敷

銀三萬三千四百七十兩行户部咨取帶去又十科爾沁兩土默特柰曼喀爾喀羅布藏貝勒旗兩札魯特郭爾羅斯杜爾伯特等旗為一路應賞銀八萬兩有奇即令出喜峯口大臣行咨户部帶去此賞給銀兩用兵部驛遞車輛裝載出邊境後取殷實蒙古車輛裝載至出征病故閒散三品以下官員及効力行間傷廢退甲人等此處無案可稽即令前去大臣詳察到日再



議加
恩其應遣大臣恭候
皇上簡用
上命著庫勒納哈牙爾圖努赫去餘如議行又以往戍
吳爾揮地方科爾沁九旗兩烏朱穆秦兩蒿齊
忒兩巴林兩扎魯特敖漢兩土默特克西克騰
阿魯科爾沁共披甲二千一百三十五名應否
給銀請

旨

上曰不必給賞

八月辛卯

命宥羅卜藏端魯卜交通伊拉古克三死罪發大喇嘛

默爾根綽爾濟等處分別安置先是理藩院會同

三法司讞奏交通伊拉古克三之衛徵喇嘛喇

克巴格隆海喇圖囊素羅卜臧丹臻丹臻額木

齊之徒弟等二百餘人及衛徵等家中所有資

産人口差官查明解到後奴僕財物入官已為喇嘛之徒弟發往

盛京廟中交大喇嘛安插議上奏

旨留中至是理藩院奏曰監禁奸細羅卜藏端魯卜紥內奸細尼克塔俄木布及通線衛徵喇嘛送書朱拉圖達爾扎知情孫魯卜額爾克俄木布班第俱病死又蹤門者係收受叛人財物不行舉出故台吉諾爾布之妻及其子牢張噶爾丹等

奉
旨寬免發回歸化城其監禁者係奸細羅卜藏端魯卜
尼爾巴格隆通線喇克巴格隆海喇圖囊素羅
卜藏丹津又墩門者係衛徵喇嘛徒弟沙塔里
家人克什圖和濟格爾年台奉
旨盡行釋放羅卜藏端魯卜等六喇嘛暫置妙音寺沙
塔爾等四人暫寄部右衛監禁衛徵喇嘛徒弟
內現在一百四十三人交歸化城彭蘇克喇嘛

安插在案除病故奉

旨寛免奏准安插人等不議外衛徵喇嘛家口財物仍

照前議臣部差官一員查明解到後入官出首

奸細之回子巴圖哈什哈仍照前議撥入正黄

旗蒙古軍中食護軍之糧此地暫置羅卜臧端

魯卜尼爾巴格隆喇克巴格隆海喇圖囊素羅

卜臧丹津滚楚克格隆六喇嘛交默爾根綽爾

濟分置各寺廟暫留衛徵喇嘛之徒弟沙塔爾

交歸化城彭蘇克喇嘛家人克什圖和濟格爾
年台入官交内務府奏入
上從之
辛酉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厄魯特噶爾旦多爾濟奔
逃副都統阿南達奏言臣差護軍校阿奇納於
六月十六日自色爾騰前去令從布隆吉爾重
整所設驛站將留貯之米運至長馬爾地方阿

奇納七月十六日來迎見臣等於西欣之地告云我料理驛站及米之事已畢六月二十六日至噶爾旦多爾濟所居西欣地方驛站以待大兵二十八晚噶爾旦多爾濟親身至我寓所謂之曰來有事與言我不之知欲出而相見二三十人執我奪馬駝而去我一僕人及驍騎校齊倫一蒙古僕人留於驛中者皆被殺噶爾旦多爾濟言今若釋汝去必致漏洩並不柰何汝俟

離邊稍遠方可釋放攜行三日至布隆吉爾給
以馬與糧而釋之問阿奇納曰噶爾旦多爾濟
逃去之故曾有所聞否下人曾有何語答曰逃
去之故所往之地未嘗當其前言之不知其故
臣即親身率兵往追噶爾旦多爾濟至布隆吉
爾哈喇烏蘇地方據坐塘撥什庫邊代來報云
噶爾旦多爾濟逃去時其屬下人經過本驛來
奪馬畜與之交戰我同伴小撥什庫巴顏及綠

旗兵二人俱受傷搶五驛之馬一百六十許匹
及兩撥什庫之馬二十匹駱駝二頭而去又丹
濟拉來降
皇上故先遣齊奇爾寨桑前行噶爾旦多爾濟遇之細
緋前往留之於者爾渾台地方而去我見之令
齊奇爾寨桑乘驛赴京矣臣因丹濟拉來恐彼
恰遇噶爾旦多爾濟故遣夸藍大衛格納等選
滿洲綠旗兵共四百名以追噶爾旦多爾濟迎

丹濟拉至噶爾旦多爾濟屬下現在招降人内
有應取來者與我軍一齊帶至肅州交孫思克
博濟解往查綠旗守備孫一貴等招降吴能巴
圖爾等共一百九口及歸降
皇上者有輝特台吉羅卜臧屬人共八百口喇嘛阿喇
木札木巴阿喇木班共三百口俱有坐騎故以
喀爾喀厄魯特兵一百五十名交台吉俄木布
額爾德尼等由邊外挈裝徐行致之賀蘭山等

處候

旨奏至

上曰噶爾旦多爾濟乃誠心降附之人去歲使人來重

加恩賜斷不逃遁然而伊等以耕為業今棄其田

禾忽然逃去必有不得已之情著交理藩院議行

文將軍孫思克博濟等務必詳察明白具奏尋議

曰據阿南達撥發官兵追噶爾旦多爾濟迎丹

濟拉應無庸議驛站關係重大應行文將軍孫

思克等如被刦驛站事務緊要作速添補馬匹不得悮事將噶爾旦多爾濟逃去情由詳察明白具奏至策旺喇卜灘處亦應將噶爾旦多爾濟逃去之事撰

勅發諭

上從之

勅諭策旺喇卜灘曰噶爾旦多爾濟率其屬衆誠心來降安插耕種今忽留其下人盡棄田苗逃去其

去必有不得已之情務期查明其故朕於噶爾旦
多爾濟畧無責備之意倘往汝地欲居於彼此窩
齊爾圖車陳汗之孫爾可收之好加撫養如欲歸
來即行遣回朕於此降旨令收噶爾旦多爾濟遣
留人等特諭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四十五